

公园北京

“公园在今天是每一个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城市公共空间,但一个多世纪前,它却是全新的舶来品。”“北京的公园脱胎自前朝胜景,其风景情致都是中式的,但内在精神又是极其现代的。”林峥在《公园北京: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(1860—1937)》的开篇如此写道。

北京的公园很多诞生于传统与未来、新与旧激荡的民国时期,回望这些公园诞生之初的情形,或为我们探究中国新文化、革命精神的形成和城市现代化打开了一扇窗。而这正是林峥在《公园北京》一书中所做的。

作为一个生于北京、长于北京的读者而言,书中涉及的公园太过于熟悉:仅就四季景致来看,到北海公园看柳观荷、往中山公

园赏名兰和郁金香,几乎是北京人内化于心的“常识”。然而,通过阅读文学故实来回溯北京几座公园百年前的形象,则另有一番趣味——彼时的公园,不单是游人如织的历史名园或休闲娱乐场所,还是一种与社会现代性、多元文化空间形成进程相伴的景观,“另一种现代性的隐喻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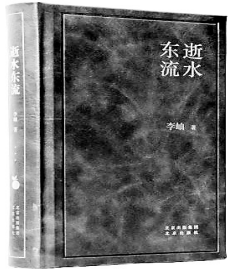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分别以个案形式,探究当年公园社会文化的意义:万牲园(北京动物园),开启了清代皇家园林坛庙开放的先声,在满足国人视觉猎奇的同时,孕育了晚清士大夫的休闲模式;中央公园(中山公园)的茶座,今雨轩、长明轩和春明馆等,是知识名流和京派文学团体以文会友的重要公共领域;北海公园——“新青年的美育乌托邦”,坐落于此的松坡书院与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,对

新文学新青年的成长有极为特殊的意义。

此外,代表南城平民休闲娱乐的,是以香厂、先农坛、天桥、厂甸为核心的商业娱乐区,其中城南游艺园与“新世界”更成为仿照上海“大世界”的新式场所,与通俗文化和社会新闻的流行相互影响。

本书作者林峥系文学研究出身,她对北京公园的研究主要从“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”的角度切入,但北京公园蕴含的意义绝不仅如此,我们期待林峥和其他的研究者进一步从政治史、文化史、城市史、社会史、美术史等视角开展多维考察,更充分地揭示北京公园这个题目的丰富内涵。编辑向你推荐。

秦韵佳



《逝水东流》

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李岫教授的所著《逝水东流》以回忆录的方式,叙述了两代知识分子在20世纪百年间的所思所想、拼搏奋斗。书中不乏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许多重大历史事件,如抗日战争、“一二·一”学生运动、闻李惨案、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等。李岫父亲李广田为中国现代著名诗人、学者,云南大学校长。

读书伴我度朝夕

寻常日子里,最惬意的莫过于寻一段空闲,捧一本书,让文字漫过心底的浮躁。没有刻意的安排,也没有功利的目的,只是单纯地想在墨香里,寻一份属于自己的安宁。

周末的午后,阳光不燥,透过阳台的纱窗,在书桌洒下斑驳的光斑。我泡了一杯温茶,指尖触到书页的纹路,粗糙又温暖,像是握着一段慢下来的时光。不必特意挑选厚重的典籍,一本随笔集便刚刚好,字里行间都是普通人的细碎欢喜与淡淡惆怅,读着读着,就忘了窗外的喧嚣。

前几日下午下班回家,天已经擦黑,楼道里的声控灯时好时坏,脚步踏过去,光影忽明忽暗,竟生出几分落寞。推开家门,随手拿起沙发上放着的书,翻到前几日没读完的章节,那些平实的文字,像

是温柔的慰藉,一点点抚平了工作一天的疲惫。我坐在沙发上,就着客厅柔和的灯光,一字一句地读,偶尔停下来,喝一口温水,连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暖意。

我读书从没有固定的时间,晨起洗漱完,会翻几页;通勤的地铁上,手机里存着电子版的短文,碎片时间也能随手读一段;晚上睡前,哪怕只有十分钟,也想和文字待一会儿。不追求读得多快,也不执着于记住多少名句,只是享受那种沉浸其中的感觉,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能被文字包裹、化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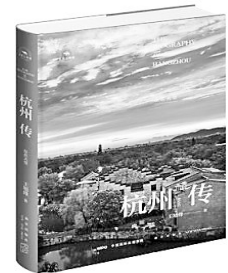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次,读到一篇写烟火日常的文字,作者笔下的三餐四季、邻里闲谈,竟和我生活里的场景有几分相似。那一刻忽然懂得,读书从来不是为了逃离生活,而是为了更好地感受生活。那些文字里的欢喜与遗憾,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温柔与

清醒,都能让我在平凡的日子里,找到共鸣,也找到力量。

以前总觉得,读书是一件需要静下心来、郑重其事去做的事,后来才发现,真正的喜欢,从不需要刻意勉强。它可以是午后的一段闲暇,是深夜的片刻安宁,是通勤路上的短暂陪伴。那些读过的文字,或许不会立刻改变什么,却会悄悄沉淀在心底,在不经意间,影响着我们的心境,照亮我们前行的路。

日子依旧平淡,柴米油盐的琐碎从未缺席,但因为有了书的陪伴,平凡的时光也多了几分诗意。读书,从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,却能在细碎的日常里,给我一份底气,一份温柔。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,都变得有光、有暖、有期待。

[吉林·长春] 王世全



《杭州传》

著名作家王旭烽是一个历史专业出身、浸润在吴越国府、南宋朝廷华土之上的写作者,几十年来她笔耕不辍以随笔的形式书写着故乡杭州。王旭烽少时的理想是要像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一样,写出一个“纸上的杭州”。在这部新作中,她以历史长河为头尾,顺序朝代为章节,重大事件为契机,重要人物为抓手,书写了昔日今朝故国家园。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274

北风井正式开工之后,牛幸娃和王兴昌等工作组的几个人,便在“沙家浜”安营扎寨了。常为膝下无子苦闷、伤心的牛幸娃,也顾不上回家“播种”,一心扑到北风井施工上了,他和王兴昌形影不离,两人一起进井巷,一起跟班作业,一起在连队吃住。不了解情况的人,还以为王兴昌是牛幸娃的警卫员、勤务兵或通信员,其实他俩是一对“最佳搭档”,是一种勇与谋的完美结合。他俩共担着团党委赋予的责任,又对连队的施工予以指导。两人的合作是愉快的,也是令人难忘的,以至于王兴昌在回顾人生时,对这一段经

历难以忘怀;想起参谋长牛幸娃,就流下止不住的眼泪。

在十一连蹲点期间,借助老连长牛幸娃在连里说一不二的权威,以及对自己强有力的支持,王兴昌的设计方案得到了最大发挥,解决施工难题的方案也一个个得到实施,使井巷施工符合预期地在艰难中推进。王兴昌内心清楚,这是在老连长指导下,连长、指导员等连干部一班人带领全连将士奋斗的结果,自己的作用有限,他牢记河北老家一副名联:“天地生人,有一人当存一人之业;人生在世,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。”尽量使自己有所作为。当初大学毕业,选择到基建工程兵部队,进深山,入老林,后又到三山岛,就是抱着这种想法。他为参加工作能在牛幸娃指导下,和十一连将士融为一体,共同承担艰巨任务,感到极其荣幸。能为三

山岛金矿建设流汗出力,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,这个好机会让自己赶上了,可要好好珍惜。要努力发挥作用,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,牢记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,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,个人是渺小的,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,什么时候都不能颠倒这个关系。因为有这么一种认识,王兴昌谦虚、低调,虽然他是施工方案设计者,但遇到问题总要和干部战士商量,征求他们的意见,说话总是请教的口吻,没有大学生“天之骄子”的派头,没有助理工程师、方案设计者的架子,也没有因刚刚荣立三等功、光荣入党就翘起的“小尾巴”。因此,十一连干部战士都把他看成“自己人”,互抽递来的烟,在一起说话口渴时,端起他的大茶缸就“咚咚咚”喝几口。在施工现场遇到险情时,一把把他揪出来,喊道:“你

找死呀!”他和大家打成了一片,融合成了一体,说的话有人听、有人信,也有人反驳,成了心无芥蒂良性互动的好战友好兄弟,就是在这种良好氛围中,破解了施工中一道又一道难题。

先是岩石过硬。北风井面对的石头属于花岗岩,花岗岩在岩石中硬度很高,人们日常形容谁顽固不化油盐不进,就说此人长了个花岗岩脑袋。北风井的花岗岩,又属花岗岩中硬度最高级别的一种。刚刚开工一段时间内,爆破效果非常不理想。当炮眼的深度打到1.6米以上,每次放完炮的进度只有0.7、0.8米,甚至0.5米以下,气得慕古秀骂道:咋球整的,一炮下来,才屁股大点坑。骂完就挥起镐头朝岩石上一顿乱刨,结果是震裂了虎口。看来硬干是不行了,得想想办法,再这样下去,把北风井掘出来得猴年马月了。

待续